2021年12月31日星期五

又到年底了，前两年我在深圳过的年，现在我在成都。

现在的我比去年这个时候的我是否有所改变呢。反正每一年我都诚惶诚恐的跨年，每一年都孑然一身。现在也是如此。

今天早上起床，发现发际线明显上移了，我已经28岁了。

这一年在北京度过，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思考。

有很多困惑，于是开始接触哲学。从一开始的想要认清世界到现在只想要认清自己，了解自己。

北京很冷，风总是很大。外卖和食堂也吃不习惯，就像我之前和她说的我去北京呆半年，只是半年。从来只是把北京当做一个中转站，我预期我能在北京学习到什么，了解到什么。但一年过去了，如今的我学习到了什么呢，了解到了什么呢。

只是接受了自己罢了，好吃懒做，好高骛远。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玩游戏，似乎不知疲倦，我已经习惯于把时间去花费在游戏上了，不然大把的一个人的空闲时间到底该如何度过，于是会说去学习，去看书。

今年看了几本书，印象深的就是毛姆的书，之前有看过毛姆的面纱，意义不明，但这次我一看人性的枷锁我就惊讶了，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如此广阔的阅历学识，又不缺少超群的美的鉴赏和人性的思考，毛姆真实很厉害的一个人，他的短篇小说集几乎篇篇精致独特，使我相当的钦佩。

人性的枷锁和山月集已经将我想要的答案已经揭示了，相当的简单，那就是活在当下，我在北京醉生梦死的游戏工作和外卖，似乎不能算是在生活着了。生活应该是更简单，人人都可以去做到的事，比如认真对待每一件事，比如普通的人际交往，比如向某些人道歉。

但道歉的事有无必要呢，一声不吭的我对某些人来说最好不过。就让我成为记忆中某种顽固性情的怪男子，偶尔想起忿忿，或者感伤。真要突然活过来，激活了他们的脑浆，就会想起鲜活的我来，各种讨厌的纠结的尴尬的温情的感触一起袭来，那又将搅和在一起，不可善终。

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用友，我几乎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似乎从我到北京开始，我的离开就是注定了的，没有理由。但我需要给出一个像样的答复，于是我开始列举我不舒服的地方，想了半天，最无法忍受的竟然是早起上班，然后所有人的惊讶了，要知道我可以睡到9点多起床，这都无法忍受的话，我就真是不可救药的懒虫了，我也觉得离谱，于是想找找更严肃更成年人的理由，但最终放弃，我确实是不可救药的懒虫，但我在这一年外行的哲学学习中，起码明白了不要太在意普遍的价值观，而我在这方向的价值观就是如此，仅此而已。